

竹篱茅舍记

夜行车如一粒亮火虫，提着灯，也提着我与何承熙兄，自梅城轻盈飞进天柱山深处。十月的山风哗哗扑人胸臆，先是温煦的，后来是清凉的，再后来竟然是凛寒的。风里有桂香，有竹香，有草香，有木叶香，有野菊香。灯前有山影，有水影，有石影，有寺影，有狐影兔影，有憧憧鬼魅影。午夜时分的天柱山深沉若思，如成周制造的青铜酒樽。

风里也有浓郁的酒气。刚刚，我与七八个文章故人，以文学的名义，扳倒了梅城一户人家的酒樽。甘冽芬芳的美酒啊，一倾复一倾，一挥又一挥。酒花明灭，酒意浮沉，酒风浩荡，里面有我混沌不明的今生，也有我清晰如镌的往世。风中挥袖作别，互道人世多珍重字里常相逢，酒言酒语随风消散，惟有绵绵情义沉淀到心底，像色素，也像铅字。皖公山下这座古皖国的都城，我每来一次，身与心就契入一分。许多年前我初上天柱山，就在一篇文章里说过：我本天柱人。而今天柱山下的人纷纷说：你也是潜山人。被古皖国人的后裔深相接纳，我有多么荣幸。

山腰上的竹篱茅舍客棧，有一盏暖灯为我们而留。抖抖索索推开门，主人贺燕昌夫妇披衣下楼，迭声低语相问：饿否，寒否，困否？面相敦朴，方言温软，一如昔日乡间的邻家兄嫂。那一刻我更加坚定地认为，自己不是山那边的来客，而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夜归人。

稍稍安顿下来，仍无睡意，索性何兄趁着酒兴，在毗邻客棧的桃源湖畔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漫走。当时山风很大，吹人欲仙，水烟混茫，湿人衣袂。一路与何兄断断续续说了好多话，都被风打散被水稀释，后来不记得片言只语。也忘记了，那一夜的天柱山上，到底有没有一弓白玉钩。

与何兄对榻而眠，梦酣沉，倏然飞升海上仙山幻境。依稀望见瀛洲之上有人白衣飘飘玉树临风，举樽遥遥相邀，翩翩道：储兄，请了……请。

翌日清早，潺潺水声引我返回人间。推窗一看，一挂既宽且高的瀑布就悬在头顶上。晶莹的水自桃源湖泄泄而来，漫过石坝，箏鸣瑟奏，飞珠溅玉，汇入天柱山大峡谷清凌凌的溪涧之中。菖蒲簇生水石之

间，娇碧可怜如小儿女。溪边有千竿翠竹，依依然，欣欣然；有万棵老松，苍苍然，穆穆然。山鸟在枝柯上跳跃，听不见它们的鸣嚶，貂狸在竹木中觅食，矫健又机灵。晨光越发明亮，客棧的水榭风亭、凉台暑馆、草屋茅舍、荷池草径、石桥木廊、竹篱笆渐露姿容，大巧若拙，匠心无痕。这般林泉幽致似是旧相识。我肯定来过这里，住过这里，只不知是哪一世事哪一世身。人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，我以为肉体凡胎也不止一种相：实相与虚相，今相与昨相，真相与假相，此相与彼相，身相与心相。它们往往互斥互撕，背道而驰。

早饭后，贺燕昌领我们环桃源湖散步，一路絮话，顺道参观了山中其他几家民宿。老贺行伍出身，二十余年前携妻子回到家乡天柱山镇茶庄村，创建天柱山大峡谷景区，营造竹篱茅舍民宿，苦心孤诣，也颇有成就。数年前，我与他有一饭之缘，也曾经同在大峡谷通天瀑下望瀑观天，当时人多，彼此印象模糊。此番并肩从容与语，颇有同契之感。心里说：这是一个笃厚老成人，举止言行有山的稳重，有水的柔韧，有竹叶的清气，有松针的逸气，也有顽石的痴气。笃而痴、稳而柔、清而逸者，必能致远，也必能如意。

是日天盖高而松风细，山隈静而百鸟啁，远远望见天南地北来朝山的人，在峰岭丛林中隐隐现出出没，如禽如兽，似静似动。

天柱山危乎高哉数千仞，东西二关十数青峰耸入穹苍，其上三五朵白云弃世逍遥游。山腰上的桃源湖温情脉脉，百顷碧玉縠纹沦涟，里面也有昊天白云，有东关西关，有青峰游人，有走兽伏禽，有竹篱茅舍。有人在水中闲饮茶，有人在云朵上舞衣衫，有人坐峰峦之巅俯瞰万岳朝宗。湖畔的无所事事人，行行复行行，散散走淡淡语，似也有山人风度。

贺家的竹篱茅舍精洁美好，倚青山枕绿湖，占尽风色胜概，真是让人艳羡。尤其喜欢篱舍里数张待客的大八仙桌，以及数十条宽宽的长板凳，桌子方方正正，板凳厚厚肉肉，人坐上去，两肘支于桌上，品茶呷饭，断续闲谈，不单一百余斤沉重肉身得以安妥，环目雄视，也顿时有正大庄严气象。东周时皖国的诸侯王，唐宋时代舒州的知州和太守，当也如此坐，如此品茶，如此呷饭，如此言谈。

月光城 随笔

于此卧云松

储劲松

窗外的百亩竹林意态闲闲，遇风萧萧簌簌，与泠泠涧水相酬唱，观风摇秀竹者也思致悠然。前几天读白居易的《养竹记》，他说，竹子本固、性直、心空、节贞，似大贤硕德。又说，格竹可以立身，可以体道，可以立志，可以砥砺名行、夷险一致。岂不然哉。

我格竹，竹亦格我。

城市诸物贵而人情薄，人世居大不容易，竹篱茅舍的竹语湖烟不用一钱买。此间有甚么消歇不得处？

清源山记

清源山中何所有？叶辞老树云辞岫，风拂清溪日拂石。

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五日，癸卯九月初一，古人所说的吉旦，与诸友携手登清源山。山在安徽省青阳县西华镇金峰村境内，距九华山不远，四面翠屏环围，中有巨大天坑。当时金风细细如流苏，溪水泠泠似古调，紫藤苍苍若大蟒缠绕，栗树落落像佳士玉立，薄雾、白云、雀鸟和狐兔在山峦之中自在神游，山空景旷，仿佛不在人间世。

一路缓缓行，淡淡语，脚底下的绿苔与落叶还未醒转，朝阳下珠露晶晶然，不忍心惊扰，更不忍心踩踏。走到山腰古溶洞下方，抬眼望见百余级石阶层层堆叠，斜斜而上插青云，溶洞入口处，苍青色的页岩似一册册古籍参差排列，袒露的山体宛如一座珍本图书馆，心中忽然一动，眼前情境决非初识，似在梦里见过。

拾阶而上，以手拂石，质地温润细腻，可以取来制砚。石上簇生三叶景天，娇小嫩碧，叶片吹弹可破。海碗粗的紫藤在洞口上方屈曲勾连，攀援可登绝巘。日光从杂木的密叶间漏下来，百千古币散落身上，如泼天富贵自天而降，眼中金光灿灿，耳中金声叮当。

洞中可容纳两百人，钟乳石千奇百怪，彩灯下更是幻影万象，如在龙宫水府。洞壁上有蝙蝠数只，以利爪勾石，似醒似寐。据说，黄昏时分，蝙蝠成群结队黑压压回归窟穴，情景就像魔幻电影。洞中央有大石一片，至阴至寒，冷气逼人，摸一下也如握冰，让我想起《神雕侠侣》里小龙女和杨过修炼内功的寒玉床。很想躺上去感受片刻，却不敢，一把

老骨头消受不起也。洞的尽头，又有财神坐像一尊，容貌穆穆，宝气珠光，见之生俗世欢喜心。

出得洞来，过访山那边的清源禅寺，僧人以清茶和花生水果殷勤相待。最喜遍布后山崖壁上的五百罗汉浮雕石像，或坐，或卧，或立，或以手支颐，一像一态，雕刻颇为精工。青阳马光水兄说，有缘人可以从中找到一尊塑像，面容神态与自己相类似。我搜寻多时，也未有结果。或许它已识我，只是我不识它。

在山石上小坐，暖阳热烈烘烤，山风婉婉拂来，桂子花如雪，木叶片片飘零，诸友笑语也如花叶纷纷然。望见远处的九华山，九朵莲花开在青缥烟气中。想起李太白写九华的诗：“我欲一挥手，谁人可相从？君为东道主，于此卧云松。”我也想在此间逗留一二日，卧于云松之下，作天外之思。以为人生真意，正本清源，只在一个闲字。

是夜宿于青阳城中，青通河水在耳畔哗哗流淌。夜间茶烟作伴，闲翻唐人冯贽所编笔记体小说集《云仙杂记》。入睡前翻到《飞云履》一文：“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，作飞云履，玄绁为质，四面以素绢作云朵，染以四选香，振履则如烟雾。乐天著示山中道友曰：吾足下生云，计不久上升朱府矣。”于是，在黎明时分，做了一个从来未做过的修仙梦。

梦中我是一个总角道童，跟随一位黄袍老道士在清源山中烧丹炼药，习神仙之术，居所正是那个大溶洞。丹炉设在洞口，不用加柴，也不用煽风，炉火日夜熊熊，幽幽奇香扑鼻灌肠。师父不饮不食，每日执一柄白拂尘，盘坐在松下读一本苍青色道书，书上全无一字。被炉中的丹药香气熏染，我也无须食饮，日日在师父指点下练习腾云驾雾。某一天，我穿上师父仿照白居易飞云履缝制的登仙鞋，密诵仙诀，脚下顿时冉冉生云，飘飘忽忽升至大栗树杪。正待驾云往九华山而去，一阵“通通通、梆梆梆”的声响惊动了，一分神，从云端之上直往尘寰跌去……

醒来好不懊恼，复又好生庆幸。推窗一望，青通河边数十大姑娘小媳妇在浣衣，棒槌起落，背影低昂，红裙绿裳迷茫于河雾之中，似天上人间，煞是好看。